

意志的胜利

章 明 生

翻 譯



海 上

局 書 智 啓

行 發

德國著名小說家
湯謨斯曼著

意志的勝利

章明生譯

上海啓智書局印行

1934

說 明

(一)這位作者是最代德國著名小說家湯謨斯曼(Thomas Mann)他是新古典主義者,現在還生存着。他的著作極富,最著名是“主人與狗”,“怪異的山嶽”,“家族的衰落”,“奇異的兒童”及這幾篇短篇小說。單就這幾篇小說而言,已經翻印九十餘版了。

(二)譯者尚有一篇短序介紹這個作者的身世,現未繕就。

(三,四篇共計六萬三千字

目 次

一個畸形人的慘敗·····	1
滑稽的天才·····	62
意志的勝利·····	123
失望·····	163

一個畸形人的慘敗

阿媽是犯了過失的。當她第一次的錯誤被察覺以後，領事夫人佛利德曼很誠懇的勸誡他一番，叫她以後改革那種惡習慣，但是結果等於零！領事夫人每天除供給她含有滋養質的啤酒以外，還送她一杯紅色，美味的葡萄酒。不過這種調補的方法又是無濟于事呀！她的隱癖畢竟有突然暴發的一日。她自己暗中竊取烹飪用的

火酒，當作解渴的飲料，一直狂飲下去。替代的保姆還沒有尋到，她還沒有正式的被主人宣告辭歇，不幸的事件畢竟發生起來。有一天，領事夫人和她的三個未成年的女郎剛從外邊散步回來，不料她的才滿匝月的嬰兒約翰已經搖籃中跌落在地板上了，並且發出一種恐怖，微弱的泣聲，同時他的阿媽却如木雞般的站在傍邊！

外科醫生用着審慎，鎮定的態度，仔細地診察這個已經跌落受傷，而至於四肢痙攣的幼兒，表現着異常嚴重，担念的神情，同時那三個女郎一律的立在屋角的一隅，嚶嚶的啜泣，佛利德曼夫人更是痛徹心骨的，獨自的，高着聲音，禱告上帝。

可憐的領事夫人在未有產生這個不幸的嬰兒以前，即遭遇了一件最悲痛的事變：她的親愛的丈夫，荷蘭領事，因為得了一種猝然暴發的重病，在不久以前，就與濁世長辭了。但是他的未亡人仍然掙扎于悲哀之中，存着一線的希望，以

爲這個新生的小約翰總可撫育成人，藉慰晚景。單在兩日以後，外科醫生就作出很有勇氣的手勢，向她保證着，認爲直接的，生命的危險已屬過去的問題，即是最關重要的，腦部的傷腫也是完全消散了，再就他的目光而言，現在已不像開始的時候，露出兇險，驚惶的神色了……“自然地呀！我們還須耐心等待着，看其他的一切究竟有何種的變化——不過我們總希望有最好的結果，總希望有最好的……”



約翰佛利德曼是生長在一所灰色三角頂的房子裏面。在一個古老的，中等商業城市的北門附近。走進房子的大門，就是一個廣闊，石鋪的玄關。由玄關直接上樓，必須經過一條白色油漆欄杆的扶梯。第一層樓上餐室的壁紙正顯出衰落，敗色的野景。在笨重的桃紋木棹上覆着深紅的鵝絨棹毯。棹的四週又陳列一些生硬的家什。

畸形的佛利德曼在兒童時代，常常當着窗前美麗，燦爛的花枝，坐在一個靠近窗側的脚台上面，依依於慈母的膝前，當他注目到她的光滑，灰白的頭髮，溫和慈祥的容貌，以至呼吸着由她身傍所流露馨香的氣味，他正專一的候聽着母親所講的珍奇的故事。有時候，他把亡父的小照展示出來，顯著豐鬚滿頰，和藹可親的形相。“他已經昇入天國裏面，並且在那兒等待我們呢。”佛利德曼的母親不勝淒切的說着。

他們住屋的後面，就是一座幽小的花園。當夏天的時節，人們可以每日在花園裏面，乘蔭納涼，消遣煩熱的時光，雖然附近的造糖廠時常有一股甜氣因着風的關係，吹送過來。園內並有一株蒼老多節的胡桃樹，小約翰總時常來到樹影下，坐在一個矮脚的木靠椅上，手中剝著胡桃吃，在這時候佛利德曼夫人和他的已經成年的三位姐姐都聚在一個灰色帆布帳棚裏面。但是母親的眼珠裏面，往往流露着傷痛，親切的神情，她

的視線直從她的手紅上面，一直射到小約翰身上。

小約翰的形樣，實在生得十分不中看，隆起的胸脯，扁闊的脊背，和瘦削而又細長的兩臂，蹲立在足台上面，急促的剝胡桃吃，顯出一種稀奇古怪的現象。他的四肢更是纖弱細長的，鹿毛色的大眼睛，微凹的口；和美麗的淡褐頭髮。雖然他的面貌本顯有令人歡笑的形色，深深地陷在兩臂之間，但就大體上看來，還可以說牠有相當的漂亮呢。



當小約翰已經七歲的時候，他的母親就帶到一個學校裏讀書。自茲以後，光陰荏苒，日月不居的飛過。約翰總是每天不變的，用他那奇異，畸形的步態，往來於三角頂的住屋和大街商店之間，去到那個“哥特式”的，穹窿的舊式學校上課；當他在家中做完了功課以後，他就時常翻閱着有美麗色彩繪圖的書本，有時，他又到花園

內頑弄一下，他的姐姐們往往代替有病的老母料理家事，不過也偶爾出外參與交際的活動，因為佛利德曼一族在本城裏面，素屬於第一流的階級；但最可惜的，就是她們的財產不甚豐富，她們姐妹三人又生得不十分漂亮，以至年事已長，尚沒有得到結婚的機遇。

小約翰自己也是偶然同樣的接到年長同學的招宴，不過他實在沒有什麼興味，想同他們交際。他更不願意參加他們的遊戲，因為他們時常對於約翰表示一種冷酷，疎遠的態度，以此，在他們與約翰之間，總不能復生親密的友誼。

有時候，在學校花園裏面，約翰聽到同學們談論某種事實的經驗；他馬上睜開兩隻圓大的眼睛，留神似的，候聽着他們關於和這個那個姑娘表示愛情的談話，但他自己只是一向的沈默着。他認為像這類屬於戀愛的問題，正和體操，運動，弄球等遊戲是一樣地不適宜於他的。不過他也偶然因為這樣的關係，感着悲傷的情調；只

是，他已經養成一種獨行踽踽，與世無爭的習慣，外物的誘弄，尙無所用其技罷了。

約翰十六歲的時候，他突然地對於一個年歲相同的女子受了愛神的揶揄。這位妙齡，嬌好的姑娘原是約翰同級生的妹妹，一個金髮閃閃，窈窕伶俐的尤物，約翰因為她哥哥的介紹，才得結識她的。約翰每和她接近時期，總是立即感覺到一種奇特的苦悶，尤其是她對於約翰所持的倨慢的氣度和不自然的友誼，容易使約翰的胸中充滿了無限的傷感與悵惘。

一個夏日的午後，約翰正是獨自落莫的，來到城前的荒郊上，稍事徘徊，藉以自遣，不意，在一叢茉莉花後面，他忽然發覺一些喃喃的私語，並且很精巧似的從那些枝葉間暗中窺視着：在一個長椅上，和一位身段漂亮，金色頭髮的青年，並肩而坐的，就是約翰的意中人呀！這個青年又是他素來認識的呀！青年的兩臂恰在擁抱着她，在她的朱唇上，吻了一個非常甜蜜，深入

的狂吻，她同時用着嫣然一笑的媚態，回答了對方的厚意。約翰看完了這幕劇以後，馬上回過身來，悄悄地走開了。

垂着頭，喪着氣，約翰的兩肩比以前更高聳起來些，他的兩手又是不斷的發抖，一陣尖酸，徹骨的悲痛，從他肺腑間，一直衝上咽喉來。不過約翰還是具有急流勇退的自制力量，盡他的勇氣，將牠完全克服下去，恢復原來和平的心境。“好罷”他向着自己安慰似的說道，“從此以後，也就完結了！我誓不再爲這一類的事情，自尋煩惱了。幸福，快樂只是別人們所能享受的，我呢，只常有悲愁，痛苦的光臨。我生來就是絕望的。就算完結了的。永不再……”

這種臨難反省的決心，確是救濟了他。放棄了一切，永遠的放棄了一切。他走回家裏來，拿一本適意的書籍，藉以消悶自遣，或者當他高興時候，便彈起梵亞林，雖然他的佝僂的身腰是不宜於彈琴的，但他畢竟學會了一點。



當約翰十七歲的時候，算是離開了學校的生活，開始學習商業，預備將來的生計，這正是他們第一流人物們通常流行的風氣。因此，約翰就到本城下面河街斯雷佛格君所開設的木行裏做學徒。行內的同事們待遇他原很疏忽的，但在約翰方面，却是表示友愛，善意，並且很忠實的工作。時間的經過，雖是很快的，但很和平，安定的，沒有發生什麼意外。約翰二十一歲的時候，他的慈母領事夫人因為久患重病，就與她的鍾愛的兒女們長久訣別了！

慈母的逝世，實在使約翰感着最深切的悲痛，很久不能忘掉的。他沈溺在這個悲痛裏面，他的一切都委託在這個悲痛裏面，好像幸運的人們委付於最大的幸福裏面一樣。他喚醒兒童時代的回憶，增加這個悲痛的程度，他更榨取這種追念慈母的深情，餘哀，做他的人生征途中第一次強烈的經驗。

生命的自身豈不是一致完善的嗎？雖然牠暫時所表示於吾人眼前的，有所謂幸福和不幸的區別。約翰是能明瞭這點的，所以他非常戀着生命。無論何人總是不能了解：他用如何親切的態度，去接受他所能獲得的愉快；當他把生命之花所獻給他的最大的幸福放棄了以後。在風和日煖的春光之下，約翰每每散步於城外的郊原中，花香時襲，好鳥常歌，——吾人對此良辰美景，能無所慰藉嗎？

教育原為娛樂的藝術，教育是永久的等於娛樂的藝術——約翰似乎又了解這種意思：他現在開始教育自己了。他開始賞欣音樂上的美妙了。全城內所組織的音樂會他都拜訪過的。他自己也能夠逐漸學會彈奏提琴；雖然他彈琴的姿勢表現十二分奇特的形樣，但他對於自己所彈的音調，却能自感欣悅。他又聽過很多的名人講演，在不久以前，他已省悟着文學上的趣味，以為本城內任何人士都不能共喻同賞的。至關

於國內新的出版物，他也是有所賞識的，詩歌中節奏的美麗，他知道盡量地詠賞，上乘的短篇小說中之藝術化的情調和結構，他知道移來影響自己，……啊！我們幾乎可以說他是一個“伊壁鳩魯主義者”呀！

他感悟着：人間一切的一切實在同具有使人生愉樂的價值，若人生整個的經驗判別為幸福，不幸福兩種，那算是其愚莫及的事情了！他對於一切的遭遇，都是取順而受之，不與計量的態度；悲慘，愉快在約翰方面，都是得着一視同仁的待遇：不能實現的希望，無涯際的熱念，他總是不分去取的懷抱着！他真是為牠們而愛牠們了。他常常說道：“實現就是理想的消失”在甜謔的春日之夕，所有的甘美，悲哀，依希的渴念與希望豈不是比夏日所成就的實現，長成，更為豐滿愉快嗎？——是呀！他真是一個“伊壁鳩魯主義者”呀！

一切的人們都不能理解着他所發見的真理

呀！他們在街道中遇着他的時候，只對他表示一些憐惜的敬意，但他自己也是習以為常，無所見怪了的。當這個不幸的畸形者穿着最可笑的外衣，戴着光滑的禮帽，——最足奇異的，是他顯有一股矜驕的神氣，掠市而過的時候，他對於生命確實表示貼切的親愛，生命對於他也彷彿表示着慰藉的悠然，沒有鉅大的激盪，只是一味地充滿了由覺悟而創造的安靜和甘美的幸福。這真不是局外的人們所能了解的呀！



但是約翰的主要的嗜好，固有的癖性就是看戲這一件事。他生來就富有非常強烈的悲劇的性格，往往感受銀幕上的鉅烈的激動和悲哀的情調，他的微小的殘疾的身軀總是全部的陷入到戰慄震動的形態中。在本城戲院裏面，他定有一個常川的位置，他是照例的觀客，有時，他還陪他的三位姐姐同來看戲。他和三位姐姐自從可憐的慈母去世以後，同在老房子裏住下，共同

主持家務，一切祖遺下的財產是姊弟們共有的。

真是受了悲神的播弄呀！他們姊妹三人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結婚的；大好的韶華是非常容易過去的，他們的年事已經達到了淡泊寡慾的時期，大姊菲麗德克比約翰弟還長過十七歲。她和二妹亨銳德的身條還生得細長可愛一點，小妹飛飛却是十分的短小而又肥滿呢。尤其是飛妹生來的吃口特別引人注意，她在未說話以前，口角上的白沫，已經流出來了。

畸形的約翰對於他的三個姐姐的生活，是向來不甚關心的。不過他們自己還能夠互相保守信義，三人的意見常是一致的。特別是她們遇着相識的朋友結婚時候，她們總是一致的肯定着：這是最愉快的事情呀！

約翰離開斯君的木行以後，自己獨立的接受了一家小規模的商店，開設一個代理所，或類似的東西，她不需要多的經營，並且和姐姐們繼續地住在一塊。不過他是住在下層的空房裏，當